

自脩適用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全集

上海會文堂書局發行



114.111
S2138

自新錄

書元
對照

古文讀本

武進李氏家藏

自脩適用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全集

上海會文堂書局發行



會文堂新記書局發行

消遣必備

歷史小說

家居旅行

世變之亟無逾五季中原逐鹿篡弑相尋先後
歷五十三年共易八姓十三君其竊據一隅相
錯於五代間者共有十國而遼不與焉惟其禍
亂之原實承唐委藩鎮之敝軍閥橫行不顧禮
義置君如弈棋變國如傳舍塗炭生靈莫此爲
甚本編仍由古越蔡君東帆演述駕輕就熟繪
影摹聲繁徵博引似薛子彰善癉惡似歐公而
又援古證今之已四照先民有言殷鑒不遠是
可達今日之殷鑒也至若詳略得宜雅俗共賞
則蔡君前時所編各演義已見一班是書因頭
緒紛繁尤爲經意之作其足歷人心目更可知
已

●繪圖
▲精圖美裝

外加彩套

▲全書六冊

一元八角

●繪圖
五代史通俗演義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全集卷之七

清錫山過

珙商侯氏評選

後學紹興湯壽銘滌先氏校訂

待漏院記

王禹偁

以天道
陪起處
單動此
二字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品氣也。亨通也。四時春夏

視聽蓍政玄冥之神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此記以動為主。而先以天道陪起。聖人若曰。人君猶天也。天何言哉。然天不言。而品物何以咸亨。歲功何以告成。非天自為之。有四時焉。若為之。夫有五行焉。以為之。後代天以宣通其氣。故無待於言。聖人不

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與人主講論天

待郎為亞卿。謂聖人又何言哉。然聖人不言而百姓何以親睦。萬國何以咸寧。非聖人自為之。有三公焉。調燮其陰陽。有六卿焉。分叙其政事。代聖人以彰布其教。故無待於言。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

乎天也。此舉君臣自然之義。亦所以法乎天也。此總繼上文。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魯陶與

者不一。若善相天下者。亦不一。臣自虞舜之皋夔。以至唐之房魏。其人可歷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見

爭功。勉為德有獨隆。不知皆由于不取。自進推勳是務耳。此就點出宰相。况風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借勤字立論。要見勤政乃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點出待

也。樓丹鳳門。即朱雀門。凡宰相來朝。至此待漏。及晨而後趨朝。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謂待漏之說。蓋待漏取其早。入有勤意

行其事。所以北闕將曙之時。東方未明之候。相君即於此時趨朝。其在途之燈燭。猶如火城。按李肇國史云。每相

元日冬至大朝會。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珥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眾皆滅燭。以避之。相君至止。噦噦

鳴聲。噦音噦。半響聲。及相君將至此。金門未闢。某城之玉漏猶滴。即銅壺撒蓋下車於馬以息。撒音撒。除去也。此言待

漏之所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相君待漏之際。能有所思乎。此相君待漏之意也。已其或兆民未安。思所

以秦之百姓未得飽暖則思博施四夷未附思所以來之四夷未及歸附則思修德而使其感化來朝兵革未息何以弭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

息之方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願避位以讓之願避位以讓之

將斥之任人國之賦也則思斥逐遠方勞賜國家之禍六氣不和六氣不和災眚薦至災眚薦至

有德以復此災災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

中忤待旦而入惟所忌如是則憂國之心忤忤然欲待旦而入矣忤忤憂親九門既啟四聰甚通九門既啟四聰甚通

決天子之聖蔽也相君言馬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爽皇風於是乎清爽蒼生以之而富庶蒼生以之而富庶

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寫賢相所思之善其或有私讐未復思所逐之

之以舊恩未報思所榮之思也思也奸人附勢我將涉之奸人附勢我將涉之

何以取之意之所適何以使之為我有奸人附勢我將涉之奸人附勢我將涉之

士抗言以諫我而為今日之士抗言以諫我而為今日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三時告災上有憂色

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

私心私心恤二句私心恤二句私心

與上憂與上憂心忤忤心忤忤

也也此段寫奸相所思之不善而有取禍之理是反意蓋若手林甫一輩也昔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盡欲盡殺

進旅退進旅退進旅退則退也進旅退則退也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如思者誠有如思者誠有一國之政萬人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一國之政萬人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

公忠邪之公忠邪之

進旅退進旅退進旅退則退也進旅退則退也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而漫無主持，無所不能，不過隨意以為進退，足惟竊宰相之大位，貪宰相之厚祿，備宰相之顯貴。
絕不以天下國家為意，只以保全其一身而已。又何所取？以此院耶？此五句曲盡竊相情狀。
王制錄木之下，入周官所謂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謂文既成，因著其職稱其名，以請誌於院之壁，用為執政之待漏於是者，規馬則役之，至是院者將有感於斯文。
王外朝之左，轉九卿所居。
過商侯，四通處出，加尺寫一動字，勤字下得好。正與待漏待字恰相當，相君有思。
亦是待漏時所必有之想，寫得森嚴，可混有幾宜與溫公諫院題名記並垂。

前題 通俗體

天道不說話，能够生養萬物，成就歲功，怎麼說的？四時的神祇，五行的運用，宣洩這個生機呢！聖人不說話，能够親近百姓，安寧萬邦，怎麼說的？三公講論治道，六卿分掌職司，張大這個教化呢！從此知道皇上安居在上，臣子勤力在位，也是取法乎天啊。古代善於治天下的，從皋陶到房元齡杜如晦，算數得來呢！這不但有了德器，也皆講究在辛苦上啊。況且風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還應該這樣，況且是宰相嗎？我朝從國初起，依照舊制度，在丹鳳門右立一個宰相待漏院，表示勤政的意義啊。到得北闕快要曙了，東方還沒有亮，宰相出門，燈火照耀，變作火城；宰相到了祇聽得噦噦的車聲，禁城還沒有開，玉漏還沒有停；除傘下車，在這裏休息；宰相等天亮的時候，大約有許多的念頭嗎？或者是百姓沒有安寧，想怎樣的保佑他；四面外國還沒來朝貢，想怎的招徠他；兵事還沒有停止，怎樣的消弭他；田地大半荒廢，怎樣的開墾他；賢才在四野，我想薦舉他；小人在朝上，我要斥除他；六氣沒有調和，災荒連年發見，情願讓了位子消弭他；五刑未曾定正，姦詐天天發生，請求皇上修德去治理他；心事擔得哭哭地，到得天亮了進去，九門一開，皇帝在眼前了；宰相怎樣說，皇上怎樣收，那國家從此就太平，百姓從此就富庶，照怎個樣兒；那是統領百官，下著萬錢，不是微倖，是應該的；或是私仇沒有報，想趕走他；舊恩沒有報，想抬舉他；美人金錢，怎的羅致他；車馬古玩，怎的搜羅他；奸人依附勢力，怎的調升他；直士要多說話，怎的斥革他；三時告荒，皇上有些不樂意，巧言巧語的去開心他；百官舞弊，皇上也聽得怨聲，和顏悅色的去奉承他；私心一大批，裝睡坐着；九門一開，眼波四送；宰相怎麼說，皇帝怎麼收，政權從此就墮落了，王位從此就危險了；照這個樣

兒：那是死在天牢裏，發配到遠方，不是沒運氣，也應該呢。從此知道一國的政事，萬人的性命，都掛在宰相的身上，好不當心嗎？還有無名無譽，隨班進退，佔了地位隨便吃口飯，做一個備員保全身子的，也沒什麼可取呢。九卿的小吏王禹偁做了一篇文章，要求記在院壁上，藉此規正規正一般做宰相的。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今湖北有黃岡縣其地多產竹大者如椽。竹之大者猶如屋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剝者枯制也謂剝去其竹節也用代陶瓦。比屋皆然。比屋瓦連也以其價廉而工省也。陶燒瓦之窯謂以竹代瓦人家無不盡然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屋皆然。比屋瓦連也以其價廉而工省也。陶燒瓦之窯謂以竹代瓦人家無不盡然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也雉堞謂雉城上女牆也圯傾覆也募莽荒穢，募莽草叢貌荒穢荒蕪穢汚也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月波樓名在府城上亦王禹偁所建此處便點竹樓遠在山光，山光射入塵中平挹江瀨。挹引而取之也瀨水流沙上幽闕遼窅，幽闕寂靜也遼窅深遠之意不可具狀。此總寫樓外所見夏宜急雨，射入塵中有瀑布聲，瀑音僕越崖千仞飛流湧冬宜密雪，密雪有碎玉聲宜投壺，此二宜論天時之景宜鼓琴，壺圖器去生二篇詩人以矢投入其詩韻清絕，詩韻清絕宜圍棋，圍棋聲聲之助也。寫塵中所宜俱在聲音上取蓋有聲之助公退之暇，公退之暇被鶴氅衣，被鶴氅衣戴華陽

留康定
讀之可
為愴然

之義 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又從竹瓦上發議作鉅言外有 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至道宋太宗年號 自翰林出滁上元之為
因議孝章后 丙申移廣陵廣陵即揚州 丁酉又入西掖至真宗登極復召還西掖中書省也 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歲除即除夕也
齊安即今湖 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叙數年履歷之勞苦 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

易朽乎雖達者之言讀之亦覺愴然 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寫竹樓未遽朽早期後人葺治之

通商侯曰冷淡蕭疎無意於安排構造而自得之于景象之外極覺飄飄欲仙

前題 通俗體

黃岡的地方多產竹，大的像屋椽，竹工把他破開來，刮去了節，用他替做蓋屋的瓦，差不多都是這樣；因為他價錢便宜，而且工作有些，我們縣城的西北角，城樓坍倒，滿地荒草，穢污得很，就把竹造了小樓兩間，和那府城上的月波樓通的，遠望可以吞山光，平看可以汲江水，幽靜高遠，真形容不來。夏天最好下急雨，像有瀑布的聲音，冬天最好下密雪，像有碎玉的聲音；最相宜彈琴，琴調格外和暢，最相宜吟詩，詩韻格外清絕，最相宜圍棋，那子聲丁丁的樣兒，最相宜投壺，那天聲錚錚的樣兒，這都是竹樓的助力啊！公事空閒的時候，披了鶴氅衣，戴着華陽巾，手拿周易一卷，點了香，靜靜的坐着，消遣一切的俗念；江山的外面，但看見風裏的帆船，沙上的水鳥，烟雲和竹樹罷了！等到酒力醒了，茶烟停了，送夕陽下去，迎素月上來，也是取官遠居的佳趣啊！那齊雲樓和落星樓，高大是高大了，井幹樓和麗譙樓，華麗是華麗了；祇好容留妓女，教練歌舞，不是風雅人的事情，我所以不取。我聽見竹工說：竹做屋瓦，只好挨過十年，如果添蓋一層，可以挨過二十年。唉！我在至道乙未這一年，從翰林出京到滁州，丙申年，就調到廣陵，丁酉年，又晉中書省，戊戌年的除夕，有黃州的任命，已亥年的閏三月到黃州；四年裏邊，奔波來去都沒空兒，不曉得明年又在什麼地方，那怕竹樓的容易坍塌呢，後來的人，如果和我同志，接續修理他，或者這個竹樓可以長久啊。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

慶曆宋仁宗年號

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謫音責降爵也謫已或即岳州滕京周子京慶曆中

也明年謫守

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言到任未久政事通達人心和順百凡廢弛之事無不畢舉一起最要尤書此句叙其政事是作記五體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

此段叙重修岳陽樓之次年也

修岳陽舊樓兼增岳陽舊制則樓之勝前可知

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

刻唐人詩賦並刻今人詩賦則賦之多可知

屬予作文以記之

此段叙重修岳陽樓之由畢下斗

浩浩水大貌湯音商流蕩貌

在洞庭一湖

先以一筆提起

岬遠山吞長江

岬音牙洞庭湖在湖南

遠山不知其幾而湖若吞之

長江不知其極而湖若吞之

其水之大浩浩然其流之湍急

浩浩然其流之湍急

浩浩然其流之湍急

象萬千

萬千之不同此言其景之常也下文景之變景之佳皆自此生出

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

前人之述

物之情得無異乎

遷客騷人詩賦中不必重述

然則北通巫峽

南極瀟湘

若夫霪雨霏霏

連月不開

陰風怒號

濁浪排空

星隱曜

山岳潛形

薄暮冥冥

虎嘯猿啼

薄暮冥冥

虎嘯猿啼

虎嘯猿啼

虎嘯猿啼

薄暮冥冥

虎嘯猿啼

虎嘯猿啼

虎嘯猿啼

薄暮冥冥

虎嘯猿啼

虎嘯猿啼

虎嘯猿啼

薄暮冥冥

虎嘯猿啼

虎嘯猿啼

虎嘯猿啼

希文少
時讀此
二語大
負人望
惜事不
久識者
恨之

月千里淨光耀金靜影沉璧八字是記漁歌互答此樂何極至于夜長烟散盡天若為之一空月出皓然

時水靜定其影則若璧之沉于下漁人覽此幽景比唱彼和互為酬答其氣象之可樂為何如是陰佳景也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

洋洋者矣況遠客騷人多才易感其登斯樓也百不心曠神怡而以朝廷昔日之寵今日之辱兩相忘者嗟夫子嘗求古

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吾知在常人則有悲喜在仁人惟有愛樂而已同一樂也動于物則為喜而仁人不然同一愛也

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吾知在常人則有悲喜在仁人惟有愛樂而已同一樂也動于物則為喜而仁人不然同一愛也

正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出子已則為悲而仁人又不然此見古仁人用心自與遠客騷人不同已下又推出一處是文也

離君左右不能盡匡救之力則憂謂所愛所樂不在一已而在天下故出處只是一處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之悲喜為一己之悲喜也若然則仁人獨有

其憂無時而樂矣此從悲喜引出憂樂其必曰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斯人指古仁人謂必如斯

見登樓之人品心地相去無算如此但天下已樂而末而網罟已先愛之矣亦非無時樂也樂亦天下之所共樂

昧不知憂而未而網罟已先愛之矣亦非無時樂也樂亦天下之所共樂無斯人而皆如遠客騷人隨物以為悲喜則我將何所歸哉

過商侯曰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功不可及矣尤妙在入後愛樂一段見得惟賢者而後有真樂亦惟賢者而

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憂憂不以樂而忘此雖文正自負之詞而期望于郭隱然言外必如是始得斯文本旨

前題 通俗體

慶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貶職來守巴陵郡，過了一年，政治修明百姓和樂，百廢棄的事情，都舉辦

起來。那末重修岳陽樓，照舊規模加些，刻唐朝名人和現在名人的詩在樓上，叫我做一篇文章記記他

。我看得巴陵的勝景，就在洞庭一個湖；啣了遠山，吞了長江，流來流去的，凶得沒有邊際；朝上的

日光，晚上的陰氣，氣象真是萬千；這是岳陽樓的大觀，前代人的記載已竟詳盡呢！照這樣末：北

邊通巫峽山，南邊通瀟湘水，一般不得意的，大半在此聚會，觀覽的心理，免不了有些各樣嗎？講到

久雨不絕，連月不見日光；陰風張威，濁浪排在空中，日和星都沒有光，山岳也減了踪。商客起身不得，舟上的帆檣都吹斷了；昏昏沈沈，虎也號豫也啼了。上這個樓，那是有去國懷鄉，怕得人家說話，滿眼蕭條，想到底要傷心呢。若是春氣和暖，日光明亮，水上也沒有波瀾，天光不分上下，一綠綠到萬頃，沙上的鷗都飛攏來，水裏的魚游泳極自然，岸上的芷蘭花，青秀得很；或者是一縷長烟，千里皓月，水光浮動像個金光，水影平定像個玉影，打漁的大家唱歌，這個快活真沒有盡頭；上這個樓，那是有心上快樂，神情自如，得意失時都忘懷了；拿了酒當着風，心上洋洋得意呢。唉！我曾經研究古代仁人的心地，有時和這兩種的行為，有些各樣；又是什麼緣故呢？不把外來的事情開懷，也不把自己的境遇傷心；住在朝廷上，便憂的百姓；住在江湖，便憂的君主；所以出山也憂心，不出山也憂心。照這樣末：什麼時候快活呢？大約心上定然說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嗎？」嘆！沒有這人我和誰同道呢。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先生光武也。光武東漢帝劉秀也。光武微時，與于陵相識，故曰故人相尚以道。

相尚以道。先生痛于陵也。光武東漢帝劉秀也。光武微時，與于陵相識，故曰故人相尚以道。言平素彼此以道相尚也。道字包下文節子禮字在內。光武用此字總贊為一。

及帝振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光武行五霸儒生禮學自關中奉赤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王。厚臣奏請遂即皇帝位。按高祖至光武合二百四十八年。又光武以二十八歲起兵，又有二十八將皆應四七之數。漢以火德王，故光武中興。

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贊光武上。惟先生以下半句是主謂。亦符乘龍使億兆皆臣妾於我見帝之所。既而動星象。

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比之伯夷為下貪天。廉潔天立句伏脉。

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贊光武上。惟先生以下半句是主謂。亦符乘龍使億兆皆臣妾於我見帝之所。既而動星象。

既不受祿而歸隱江湖者比伯夷之聖視軒冕如泥塗天下莫能加焉。惟先生以下半句是主謂。亦符乘龍使億兆皆臣妾於我見帝之所。既而動星象。

之上九象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引經証。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

既不受祿而歸隱江湖者比伯夷之聖視軒冕如泥塗天下莫能加焉。惟先生以下半句是主謂。亦符乘龍使億兆皆臣妾於我見帝之所。既而動星象。

之上九象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引經証。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

只此四句已足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引經証光武。蓋也。俱易經卦名。上九初九俱易經又辭。謂先生以下而傲上。光武以君

以先生所行準之卦義。豈非有合乎在也之初九。有以貴下賤之辭。以光武所為擬之卦義。豈不相類乎。此兩引易所以証其合于道而非苟為者。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再贊光武之

量。包乎天地之外。再贊光武。謂先生之心。本極高明。不能名言。即名言之。吾見其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

成光武之大。互贊光武。謂先生之心。本極高明。不能名言。即名言之。吾見其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

之也。使無光武一段容納之量。先生縱欲顯其高而亦不可得。此言相尚處正所以相成。然意側重在一邊。歸結本題。故以一正一反出之。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

謂先生之高。不但自成其高也。而能使天下之人見先生高。不能動其心。帝王不能奪其氣。雖貪夫亦自愧而如

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記作祠堂。始于此。後者謂見其

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決決水流貌。言其清風與山水並留千古。按范希文作此記。享太伯在堂。謂曰

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五字。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宋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

逆思。閣伯更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此風字也。過商侯曰。題目只是嚴先生。却以光武對講。正為先生占地步。字少意多。筆力老健

昔人題釣臺詩云。平載嚴子隱。可惜漢光武。于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慨寄特達。

前題 通俗體

先生：是漢光武的老朋友呢！大家交往很有道理。到得光武得了國寶，坐了大位，得着聖人的時字，

臣子億萬，天下那一個壓得倒他；祇有先生把節義壓他住。後來動了星象，回到江湖上去，得着聖人

的清字；看得軒冕像泥土一般，天下那一個壓得倒他；祇有光武把禮節制他住。在湯經過卦的汭沅

一丈：大家正在有些舉動，他偏偏不服事王侯，高尚自己的志趣；先生有這個道理呢。在湯經過卦的汭沅

初九一丈：陽德正在亨通，他偏偏貴人去投倒賤人，就大得民心啊；光武有這個道理呢。大約先生的

心地，超出日月的上邊；光武的度量，包荒天地的外面；沒有先生，不好成就光武的大量；沒有光

試，那裏能够成就先生的高品呢？終於教一般貪夫知道廉潔，懦夫知道立名；這是在名教大有功勞啊。我來治理這地方，方在起造祠堂祭他；又把他的後代四家，免了租稅，來承辦祭祀；又跟着唱幾句歌道：「雲山遠遠呀！江水滔滔呀！先生的風範，像山的高呀！像水的長呀！」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諫無專責，則所言亦無定式，看他一起乃作如此起，豈非境若之策。漢興以來，始置

官。前此無官，自漢始先生曾作歷代通鑑如此策真有子長之能。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凡天下之得失，民之利害，惟諫官始能言之。其為任亦重矣。此一段先說諫官如此之重，以起專責之意。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無所不盡言，故

官始能言之。一時不能事事盡言。故其中宜有審擇。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止計言之是非，不顧己之功罪，此一段接說為諫官者不宜輕忽為去聲下同。彼汲汲於為名者，猶汲汲

於為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謂諫官本無利，然最易犯名，茲文從為身謀，上分出為名為利二種，原相去不遠。天禧初，真宗真宗詔置諫官六員，

責其職事。此先記諫院慶曆中，仁宗錢君始書其名於版，次點出題名來歷。光恐久而漫滅，以不版易，嘉祐八年，仁宗

刻著於石。此自述易版為石之說。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指名而議，尤

嗚呼，可不懼哉。究竟以名為勸戒，但汲汲為名者便是詐曲事。

過商侯曰：非但筆霜澤潤有其老成持重風，諷乎有志歎餘思故諫不煩而簡嚴有體。

前題 通俗體

古代沒有諫官，從公卿大夫起，到得工商，沒一個不好進諫的；漢朝以後，才有諫官。講到照天下的

政事，四海的人多，得失利弊，都聚在一人身上，叫他說話；他的責任也重不過呢。做這個官的，應

該記着大事，丟了小事；先說急事，後說緩事；一心要救濟國家，不替自身打算；他們血心求名的，

題名關
係之重
由前官
之有獲
有貶由
後言之
有勸有
懲

還是血心求利呢？這裏相差有多遠啊？天禧初，真宗下上諭來，專置諫官六員，責成這個職事。慶曆年間：錢君才把名字寫在版上：我恐得年代一久磨滅了。嘉祐八年：又刻在石上。後代的人，或是一個個的叫出名來批評道：「那一個忠？那一個詐？那一個直？那一個曲？」唉！好不當心嗎。

義田記 錢公輔

平生三

提一白

此見公

志不在

溫飽處

有志而

遂不難

子孫承

志則難

引証作

視文不

單薄

范文正公蘇人也。公諱洵字希文，宋慶曆中卒。平生好施與。五字提綱。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次記公之天性。方貴顯時，置附郭常稔之田千畝。附郭謂近城郭者。號曰義田。此後叙置以養濟羣族。

之。是時未有田。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謂日與人米一升，歲與人錢一疋，婚女者與錢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此後叙義田。

給與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收納在冬，出給於春。族之聚者九十口，沛然有餘而無窮。沛然言多也。歲入給稻八百斛。每歲所入可給以其所入給其所聚。給所聚之九十口。沛然有餘而無窮。沛然言多也。歲入

收於冬，循環無窮。盡此分給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凡八仕而家居待缺仕而居官者罷莫給。仕而在官已有祿之法已畢，下又別詳二語。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凡八仕而家居待缺仕而居官者罷莫給。仕而在官已有祿

如此二此其大較也。是其所給與人之大數可數。初公之未貴顯也。謂公未貴顯賞當有志於是矣。當有志於此二此其大較也。是其所給與人之大數可數。初公之未貴顯也。謂公未貴顯賞當有志於是矣。當有志於此二此其大較也。

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此重記公未得志時欲得置此田豈不甚難。既而為西帥。時西夏趙元昊猖逆，公為陝西

及參大政。後召拜樞密副使，尋改參知政事，在政府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謂始得藉俸資置義田以遂公給。公既歿，年

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其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純皆賢子孫也。純仁宋元祐初如公之存也。一如公之存也。此再記公歿後

此田永公雖位充祿厚。公位充政府而祿賜尤厚。而貧終其身。本傳記其喪母時而貧終身，宴賓客食不重味，退視其

身無以為斂。平昔以道德為富而死子無以為喪。不蓄私財，至無以給喪事之。惟必施貧活族之義，遺其

子而已。本傳云：臨財好施，意豁如也。惟獨以施貧活族之義。昔晏平仲敝車羸馬。齊晏子平仲名嬰，為齊大夫，乘

與其子世守之。再此敘再記公天性以收完前數敘。昔晏平仲敝車羸馬。齊晏子平仲名嬰，為齊大夫，乘

又引孟
子為証

此段即

其義而

評品贊

美之見

公之高

義軍手

在于古

之上是

借賓形

主法

罵人不

義正以

贊公

此段是
補筆

曰是隱君之賜也齊君有祿賜而車馬若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父族為尊故周之者應

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母族次之故周給其家妻之族無凍餒者妻族又次之故周之者不至

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使無不足於衣食也

乎廣其施與不私所有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觴五屬即罰解也由是齊侯乃以

好仁錢公自謂我嘗觀此事愛晏子好施與以為仁也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桓子受觴不辭是服義

而言有次第也更深贊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親

之親而仁及仁民而愛物民貴而物賤故民言仁而物言愛晏子為近之晏子施與之等級實近似

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其規模如前所叙實可垂遠可舉而行又過于晏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世有美職

享萬鍾祿受君賜俸祿萬鍾其却第之雄其即舍甲第雄壯莫及車輿之飾車乘輿輪飾美可觀聲色之多歌童舞女不可勝數妻孥之富財貨

私藏止乎一己而已止乎一己自奉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族人之貧者皆仰望之況於施賢乎況於施

賢士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卿大夫士職各有差廩稍之充羣吏之俸祿曰廩稍者以奉養之厚自奉自養極

己而已止乎一己奉養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族之貧者操執壺瓢乞巧于道卒

況如前而所是皆公之罪人也此等和自封殖之人皆范文正公之公之忠義滿朝廷公之忠直節義滿

邊隅事業滿于邊功名滿天下大功成名滿于天下此三句等天手段使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無錄也

錢公自謂我之記可獨高其義只是記他義田周給因以遺其世云因此記以遺後世之永覽云此

過商侯曰只就施貧活族說得等級次第不落博愛一流所以可法後從世情中兩

前題 通俗體

范文正公，蘇州人啦，生平喜歡施捨，看那親近的窮人，疏遠的賢人，一概佈施他。當他做大官的時候，買近城的上田一十畝，定名叫義田，去撫養周濟那合族的人口：天天給他食，年年給他衣，嫁娶呀，喪葬呀，都有錢補助的。挑選族裏年長有德的人，掌管會計，依照一定時候，收的收，給的給咧。族裏聚集的有九十戶，一年的收入，有稻八百斛，把那收入的給他合族的人，很覺得有餘，沒有不夠的。做了官家居候差的，也津貼他，做現任官的才停止津貼。這是義田立法的大略啊。從前的時候公還沒有做大官咧，早經有心做這件事；只因力量不起，約有廿年的光景。後來做了陝西西路的安撫招討使，和參知政事的官，從此才有俸祿賞賜的收入，償了這個志願。公死後，後代的子孫，整理這事業，繼續他志願，和公在日一樣呢。公雖係職位很高，俸祿很多，但他家裏清苦到底的。死的一天，自己沒大殮的壽器，兒子也沒有錢辦喪事，單把佈施窮人養活一族的規模，留給他兒子罷了！從前齊國的要平仲，坐着破車，騎着瘦馬，桓子說道：「這是抹煞大王的恩點哩！」晏子道：「從我做官以來，父族的人，沒一個不乘車的，母族的人，沒一個不夠衣食的，妻族的人，沒一個凍餓的；齊國的讀書人，靠我開火窗的，總有三百多個，照這樣子，還抹煞大王的恩點咧？表揚大王的恩點呢？」因此齊侯就把想罰晏子的酒，罰那桓子。我常佩服晏子能够佈施，齊侯能够識賢人，那桓子能够服從大義啊；還佩服晏子的佈施有分寸，他的話也有次第啊。最先是父族，第二母族，第三妻族，後來纔說到疏遠的賢人。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可差不多。現在看到文正公的義田，好過平仲。他的規模久遠，只怕比他好得多。唉！世上做了三公的官，吃萬鍾的俸，他房屋的高大，車轎的裝飾，玩物的眾多，妻子的富有，限着自己受用罷了！那同族的不好走進他門的，難道少麼？何況講到佈施疏遠的賢士呢。又下來，卿呀，大夫呀，士呀，俸錢的多，奉養的濶，限着自己受用罷了！那同族的拿了壺和瓢餓死在路上的，還難道少麼？況且講到別人呢。這都是文正公的罪人啊。公的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疆，功名滿天下，後來定有史官記載他事蹟的，我可以不錄了。獨佩服他的高義，所以